诗意栖居与精神守望:梭罗《瓦尔登湖》生态思想论析

张　岩,孙立言①
(许昌学院 文学院,河南 许昌 461000)

[摘　要]　亨利·大卫·梭罗是19世纪美国超验主义文学家和自然保护主义思想家,在其经典之作《瓦尔登湖》中,梭罗生动记录了在瓦尔登湖畔长达两年多的独居、耕读和思考。在这部内容博大精深的文学名篇中,梭罗提出了物质简单、精神富足的生态哲学思想,作品所描绘的瓦尔登湖的神话旨在对以火车和铁路为代表的工业文明进行生态反思和批判,并以哲学走向荒野为契机倡导诗意栖居、回归精神家园的生态理想。

[关键词]　《瓦尔登湖》;　亨利·大卫·梭罗;　简单哲学观;　生态批评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3)03-0110-06

美国超验主义思想家、散文家亨利·大卫·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 1817—1862)是19世纪美国超验主义文学家和自然保护主义思想家。《瓦尔登湖》被公认为美国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这部作品是19世纪美国超验主义思想文化运动产生的杰作,生动记录了梭罗在瓦尔登湖畔所进行的两年多的自给自足的独居、耕读和思考。然而,该书远非一般的生活记录,而是一部内容博大精深,创作艺术精湛的文学名篇。无论从何种不同的视角予以解读,读者都会发现其独特的价值和奇异的审美情趣。

在梭罗有生之年,《瓦尔登湖》并未能获得应有的重视,却在生态状况日趋恶化的20世纪拥有了极高的声誉。哈丁(Walter Harding)曾说,《瓦尔登湖》内容丰厚、意义深远,它是简单生活的权威指南,是对大自然的真情描述,是向金钱社会的讨伐檄文,是传世久远的文学名著,是一部圣书。正因为如此,它也影响了托尔斯泰、"圣雄"甘地等人,从而改写了一些民族和国家的命运。美国著名生态批评家布伊尔(Lawrence Buell)尊称该书为"绿色圣经",梭罗也因此被尊为"环境圣人"[1]。译者徐迟也评价《瓦尔登湖》"语语惊人,字字闪光,沁人心脾,动我衷肠。"[2]313美国学者斯蒂芬·哈恩认为梭罗是"19世纪最广为人知的美国作家之一,也许只有埃德加·爱伦·坡才能与之相比"[3]。而我国生态批评领域的著名学者王诺先生则称梭罗不愧为"浪漫主义时代最伟大的生态作家"[4]。《瓦尔登湖》与《圣经》诸书一同被美国国会图书馆评为"塑造读者的25本书"。在当代美国,它是读者最多的散文经典。

一　梭罗的生态哲学观:简单的哲学

《瓦尔登湖》被认为是第一本诗意盎然的生态文本,在这本书里,梭罗记录了在瓦尔登湖畔独自居住的两年时间里劳动、写作、观察、倾听、体验和梦想融为一体的生活体验。简单生活观是梭罗最重要的哲学思想。

哈佛大学的布伊尔教授把梭罗一生的创作和生活概括成5个方面,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追求简朴,不仅是生活上、经济上的,而且是整个物质生活的简单化"[5]。为了阐述简单生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梭罗对奢侈的、外向的生活方式进行了严厉批判:

> 大多数人,即使是在这个比较自由的国土上的人们,也仅仅因为无知和错误,满载着人为的忧虑,忙不完的粗活,却不能采集生命的美果。操劳过度,使他们的手指粗笨了,颤抖得又太厉害,不适用于采集了。真的,劳动的人,一天又一天,找不到空闲来使得自己真正地完整无损;他无法保持人与人间最勇毅的关系,他的劳动,一到市场上,总是跌价。除了做一架机器之外,他没时间来做别的[2]4-5。

> 人类在过着静静的绝望的生活。所谓听天由

[收稿日期]　2013-03-06
[基金项目]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资助(编号:20090460605);山东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资助(编号:J12WE56)
[作者简介]　张岩(1969-),男,山东平邑人,许昌学院文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博士后。
①青岛市广播电视台中级编辑。

命,正是肯定的绝望。你从绝望的城市走到绝望的村庄,以水貂和麝鼠的勇敢来安慰自己。甚至在人类的所谓游戏与娱乐底下,都隐藏着一种凝固的,不知又不觉的绝望。游戏中都没有游戏可言,因为工作之后才是游戏。可是不做绝望的事,才是智慧的一种特征[2]6。

梭罗批评指出,许多人为了过上越来越奢侈的生活,背负着所有物质的重负艰难地前行。“我曾遇见过多少个可怜的、永生的灵魂啊,几乎被压死在生命的负担下面,他们无法呼吸,他们在生命道上爬动。”[2]3有些富有的人积蓄了一些闲钱,却不懂得如何利用它,也不懂得如何摆脱它,因此“他们给自己铸造了一副金银的镣铐。”[2]13-14大多数人,也仅仅因为无知和错误,“满载着人为的忧虑,忙不完的粗活,却不能采集生命的美果。”因而,“人类在过着静静的绝望的生活。”

梭罗批评人们把奢侈品当成生活必需品,人们购买衣服不再出于真实需要而是被新奇所诱惑,衣物的破旧似乎比品德的欠缺更可耻:“我们穿上一件衣服又一件,好象我们是外生植物一样,靠外加物来生长的。穿在我们最外面的,常常是很薄很花巧的衣服,那只是我们的表皮,或者说,假皮肤,并不是我们的生命的一部分,这里那里剥下来也并不是致命伤,我们经常穿着的、较厚的衣服,是我们的细胞壁,或者说,皮层;我们的衬衣可是我们的韧皮,或者说,真正的树皮,剥下来的话,不能不连皮带肉,伤及身体的。我相信所有的物种,在某些季节里都穿着有类似衬衣的东西。”[2]21

衣服不仅遮掩我们的身体,也渐渐掩盖住我们的内心,人消失在了衣服背后。人与人之间的区别只存于衣服的差别。人们穿衣服是为了被观看,而不是为了自身;人类热衷于包裹自己的同时体内越来越失去生命力,内心生活日渐荒废。梭罗还痛斥时髦,认为是“骄奢淫逸的人设立了时髦翻新,让成群的人勤谨地追随”[2]32,他甚至用猴子学样的比喻讽刺服装时尚的追随者。

与衣服相比,房屋是人类的另一种必需品。梭罗批评人们不是住房子,而是被房子所累,成为房屋的奴隶。拥有房子的人“他并没有因此就更富,倒是更穷了,因为房屋占有了他。”[2]29与原始人生活得简简单单,赤身露体相比,“可是,看啊!人类已经成为他们的工具的工具了。”[2]33

房子不只关住了我们的身体,也关住了我们的心灵,人类祖先与天地万物沟通的能力早已在我们萎缩的身躯上消失。“我们不再在夜间露营,我们安定在大地上,忘记了天空。”[2]33“在梭罗看来,占有财富不仅不是一种权利,反而是一种累赘。居住不等于占有。栖居不等于拥有;你也许合法地拥有一幢房子,但那里却不一定就是家:你也许能发现一个栖居之地,但却不一定要在法律上拥有那里。”[6]279-280

在批判奢侈、外向的生活方式的同时,梭罗提出了他的简单生活观。在《瓦尔登湖》里他反复地呼吁:“简单,简单,简单吧!……简单些吧,再简单些吧!”

我们的生活在琐碎之中消耗掉了。一个老实的人除十指之外,便用不着更大的数字了,在特殊情况下也顶多加上十个足趾,其余不妨笼而统之。简单,简单,简单啊!我说,最好你的事只两件或三件,不要一百件或一千件,不必计算一百万,半打不是够计算了吗,总之,账目可以记在大拇指甲上就好了。简单化,简单化!不必一天三餐,如果必要,一顿也够了,不要百道菜,五道够多了,至于别的,就在同样的比例下来减少好了。惟一的医疗办法是一种严峻的经济学,一种严峻得更甚于斯巴达人的简单的生活,并提高生活的目标[2]85-86。

如果我们能够使生活简单化,那么,“宇宙的规律将显得不那么复杂,寂寞将不再是寂寞,贫困将不再是贫困,薄弱将不再是薄弱”。进而梭罗质疑匆忙行进的人类:“我们为什么要生活得这样匆忙,这样浪费生命呢?”我们为什么不能把我们的生活变得“与大自然同样简单呢”?

梭罗在提出物质简单的哲学观的同时,旨在引导人们走向一种精神富足的生活理想。即转向内心生活,转向无尽的思想领地,这是梭罗简单生活观的另一重要层面。在梭罗看来,所谓有价值和高尚的生活目标,除了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之外,就是精神生活的丰富。他指出,“万物不变,是我们在变。你的衣服可以卖掉,但要保留你的思想。上帝将保证你不需要社会。如果我得整天躲在阁楼的一角,象一只蜘蛛一样,只要我还能思想,世界对于我还是一样地大。”[2]302

贝特对此有一段极为经典的解读:“梭罗的‘审慎地生活’就是说要生活得有思想、有观察,将思想的语言和外部的世界协调起来,要承认尽管我们借助于语言认识事物,我们也不能与世界脱离而生活。因为文化和环境结合在一张复杂而精致的网中。”[6]23

梭罗指出要向中国、印度、波斯和希腊的古哲学家学习,尽管外表生活再穷没有,而内心生活再富不

过。“大部分的奢侈品,大部分的所谓生活的舒适,非但没有必要,而且对人类进步大有妨碍。所以关于奢侈与舒适,最明智的人生活得甚至比穷人更加简单和朴素。中国、印度、波斯和希腊的古哲学家都是一个类型的人物,外表生活再穷没有,而内心生活再富不过。”[2]12-13

在“阅读”一章里,梭罗详尽地分析了实现精神富足的方式——阅读,他首先指出了人类精神的重要甚至是惟一的载体——书的重要性:“书本是世界的珍宝,多少世代与多少国土的最优良的遗产。”[2]95-96读一本好书,就像与一个高尚的人对话:因为古典作品如果不是最崇高的人类思想的记录,那又是什么呢?它们是唯一的,不朽的神示卜辞。[2]93最后,梭罗指出了阅读对于一个人成长的意义:“多少人在读了一本书之后,开始了他生活的新纪元!一本书,能解释我们的奇迹,又能启发新的奇迹,这本书就为我们而存在了。”[2]100

梭罗呼吁人们要做一个哥伦布,寻找你自己内心的新大陆,呼吁人们勇于做精神世界的探险者:“不,你得做一个哥伦布,寻找你自己内心的新大陆和新世界。开出海峡来,不是为了做生意,而是为了思想的流动。每个人都是自己领域中的主人,沙皇的帝国和这个领域一比较,只成了菆尔小国,一个冰天雪地中的小疙瘩。然而有的人就不知道尊重自己,却奢谈爱国,而为了少数人的缘故,要大多数人当牺牲品。”[2]295-296

梭罗对于充满喧哗与骚动的 19 世纪表示了深深的厌恶之情,他需要的是一个沉思的宁静的空间:我愿我行我素,不愿涂脂抹粉,招摇过市,引人注目,即便我可以跟这个宇宙的建筑大师携手共行,我也不愿,——我不愿生活在这个不安的、神经质的、忙乱的、琐细的 19 世纪生活中,宁可或立或坐,沉思着,听任这 19 世纪过去[2]303。

梭罗不仅提倡简单生活观,还亲身实践了简单的生活。从 1845 年 7 月 4 日开始,梭罗在康科德郊外瓦尔登湖畔的一座小木屋里隐居了 26 个月,每年为最基本的物质需要而劳动的时间,加在一起,总共才六个星期,其余时间全部用于阅读思考和与大自然沟通。在瓦尔登湖边的小木屋里,在湖滨的山林里,梭罗观察着,倾听着,感受着,思索着。在独立生活的两年多时间里,他记录自己的观察体会,分析研究从自然界得来的音讯、阅历和经验。他绝不是逃避生活,而是在探寻生活的本质,探讨人生,批判人生,振奋人生,阐述人生的更高规律。他把自己的这种实践称为一次实验,实验的目的是要证明:人完全可以活得更简单、更质朴;人如果在物质生活方面只求满足最基本的需要,他可以活得幸福快乐,活得更从容、更轻松、更充实、更本真;人完全不必、也完全可以做到不在物质的罗网里苦苦挣扎,异化成工具或工具的工具。简单生活本身并不是目的,目的是以物质生活的尽量简单换来精神生活的最大丰富。反之,即使人占有了全世界,但却输掉了自己的灵魂,又有何益?

二 瓦尔登湖的神话与工业文明批判

梭罗认为,与诗意盎然的自然相比,社会文明是有病的:“在社会中你不会找到健康,健康只存在于自然中。除非把我们的双脚立于自然中,否则,我们将脸色苍白面无血色。社会总是有病的,最好的社会病得最重。”[7]梭罗又何以强烈地感受社会的病态呢?在《瓦尔登湖》中,梭罗在礼赞自然的同时,把批判的锋芒无情地指向了我们生活其中的病态社会。

梭罗对于以火车和铁路为代表的工业化乃至整个现代化进行反思和批判:

列车的出站到站现在成了林中每一天的大事了。它们这样遵守时间地来来去去,而它们的汽笛声老远都听到,农夫们可以根据它来校正钟表,于是一个管理严密的机构调整了整个国家的时间。自从发明了火车,人类不是更能遵守时间了吗?在火车站上,比起以前在驿车站来,他们说话不是更快,思想不也是更迅疾了吗?火车站的气氛,好象是通上了电流似的。对于它创造的奇迹,我感到惊异;我有一些邻居,我本来会斩钉截铁地说他们不会乘这么快的交通工具到波士顿去的,现在只要钟声一响,他们就已经在月台上了。“火车式”作风,现在成为流行的口头禅;由任何有影响的机构经常提出的真心诚意的警告[2]109。

梭罗对于侵蚀田园农庄的铁路表示了深深的憎恶:“这恶魔似的铁马,那裂破人耳的鼓膜的声音已经全乡镇都听得到了,它已经用肮脏的脚步使清泉的水混浊了,正是它,它把瓦尔登岸上的树木吞噬了;这特洛伊木马,腹中躲了一千个人,全是那些经商的希腊人想出来的!哪里去找呵,找这个国家的武士,摩尔大厅的摩尔人,到名叫“深割”的最深创伤的地方去掷出复仇的投枪,刺入这傲慢瘟神的肋骨之间!”[2]178形成强烈对比的是,远离火车喧嚣的自然是如此的静谧迷人:“现在车辆已经驰去,一切不安的世界也跟它远扬了,湖中的鱼不再觉得震动,我格外地孤寂起来了。悠长的下午的其余时间内,

我的沉思就难得打断了,除了远远公路上的一辆马车的微弱之音,或驴马之声。”[2]114

刘易斯(R. W. B. Lewis)在梭罗文本中看到了铁路、机器等工业化产物和人性的天生对峙,概括了梭罗的重生理论,揭示出梭罗对现代化本质的深刻认识和极有远见的预言:“梭罗坚持认为,对铁路的着迷并未昭示人性的希望,而是走向扼杀人性。”[8]只有自然才是和人性和谐统一的,只有净化大自然并接受大自然的净化,才是拯救自然、拯救人类的唯一途径。利奥·马克思(LeoMarx)也认为梭罗作品“具备美国田园主义的很多特质”,他的简单生活所要抗争的是 19 世纪以来逐渐流行的机械论和逐渐控制人和人类生活的机械化[9]。

梭罗进而对以金钱和商业利益为中心,戕害人类自然心灵的整个资本主义文明展开了激烈地批判。梭罗对当时社会文明进行淋漓尽致的剖析:

野蛮人都有尖屋,然而在摩登的文明社会中却只有半数家庭是有房子的。在文明特别发达的大城市中,拥有房屋的人只是极小一部分[2]26-27。

商业是出乎意料地自信的,庄重的,灵敏的,进取的,而且不知疲劳的。它的一些方式都很自然,许多幻想的事业和感伤的试验都不能跟它相提并论,因此它有独到的成功。一列货车在我旁边经过之后,我感到清新,感到扩展了,我闻到了一些商品的味道,从长码头到却姆泼兰湖的一路上,商品都散发出味道来,使我联想到了外国、珊瑚礁、印度洋、热带气候和地球之大。……这一辆紧闭的篷车散发出咸鱼味,强烈的新英格兰的商业味道,使我联想到大河岸和渔业了[2]110-111。

梭罗也注意到了物质与文明发展的非同步性:“但当文明改善了房屋的时侯,它却没有同时改善了居住在房屋中的人。文明造出了皇宫,可是要造出贵族和国王却没那么容易。如果文明人所追求的并不比野蛮人追求的来得更加高贵些,如果他们把大部分的时间都只是用来获得粗鄙的必需品和舒适的生活,那末他何必要有比野蛮人更好的住房呢?”[2]30

经历了大工业时代的狂飙突进,当很多曾经只存在于幻想中的图景一一实现后,现代人逐渐发现,欲望无限制地扩大膨胀,对物质无止境的孜孜以求,并不能给人增添更多的幸福感和满足感,相反却令人迷惑和恐慌。梭罗对于工业文明对人性的异化,物质对精神的排挤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可是,看啊!人类已经成为他们的工具的工具了。独立自然地,饥饿了就采果实吃的人已经变成一个农夫;而在树荫下歇力的人已经变成一个管家。我们不再在夜间露营,我们安定在大地上,忘记了天空。最杰出的艺术作品都表现着人类怎样从这种情形中挣扎出来,解放自己,但我们的艺术效果不过是把我们这屈辱的境遇弄得舒适一点,而那比较高级的境界却会被遗忘了。”[2]33-34

面对人类被工业文明、被物质所异化的生存困境,梭罗发出了抗争异化的反抗之声:“有一个声音对他说,——在可能过光荣的生活的时候,为什么你留在这里,过这种卑贱的苦役的生活呢?同样的星星照耀着那边的大地,而不是这边的,——可是如何从这种境况中跳出来,真正迁移到那里去呢?他所能够想到的只是实践一种新的刻苦生活,让他的心智降入他的肉体中去解救它,然后以日益增长的敬意来对待他自己。”[2]206在《瓦尔登湖》中,梭罗带着无限的崇敬之情向我们描述了没有被工业文明所玷污和异化的自然人形象:然而他的思想是这样原始,和他的肉体的生命契合无间,比起仅仅有学问的人的思想来,虽然已经高明,却还没有成熟到值得报道的程度。他说过,在最低贱的人中,纵然终身在最下层,且又目不识丁,却可能出一些天才,一向都有自己的见解,从不假装他什么都知道;他们深如瓦尔登湖一般,有人说它是无底的,虽然它也许是黑暗而泥泞的[2]138。

这样他得出了是我们的文明出了毛病的结论,梭罗通过瓦尔登湖的神话,通过他笔下塑造的单纯、没有被文明玷污的自然人形象,指出了解决问题的出路又在哪里。梭罗认为,只有瓦尔登湖静谧的神话以及远离工业文明污染的自然人才能拯救人类的未来。

三　哲学走向荒野:诗意栖居与精神守望

弗洛伊德说过:人类在潜意识里有一种被放逐的欲望,有一种去远方流浪的冲动[10]。梭罗选择了平静、自在、而又简单的远离尘嚣的瓦尔登湖作为流浪的归宿,在这片同样是他心灵的栖息地里,他阅读,不只是阅读书本,还阅读森林和四季;他倾听,不仅倾听山林和流水的声响,还倾听自己内心思想的脚步;他孤独自处,但不感寂寞,因为他坚信,人最有价值的东西不在其外表,个人独处可以使自己安静下来,与自然融为一体。梭罗对“荒野理论”的迷恋显示了他对保护自然的呼吁和对人性复归的渴望,因此“走向荒野不是走向原始和过去,不是历史的倒退。相反,荒野意味着前途和希望。”[11]在这里,荒野象征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生态蓝图,走向荒

野则是人类重归精神家园的良好契机。

梭罗所生活的 19 世纪中叶,美国正处在以牺牲自然生态系统为代价的经济跃进时期,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观念颇为流行。相对于以神为中心的宗教教义,人类中心主义固然是一个重大的进步。但梭罗却敏锐地看到它的局限性。以人类为中心的单向度的发展必然是一种掠夺式的“进步”,必然会破坏人与自然共生共栖的和谐。在《瓦尔登湖》中梭罗讴歌了人类古代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的生态理想。他认为,人不是自然的主宰,人与万物一样,只是自然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自然界哺养了人类,人类应该尊重自然,热爱自然,与自然亲密无间、和谐相处,决不能疏远自然、逆乎自然,与自然作对,甚至肆意破坏自然界的生态系统。像现代人类所做的那样,“在它们周围布置了细枝的篱笆和马鬃的陷阱。”梭罗的生态哲学思想中强调人类身心和自然的交融,平等相处,使之成为和谐的整体,要做到这一点,人类必须要降低自己的姿态,降低人的主体性,甚至把人的主体性交予大自然。在《瓦尔登湖》的字里行间我们同样体会到作者作为一个“人”的身份的降格。

梭罗生活在以人性与自然美的丧失为代价的资本主义蓬勃发展时期。《瓦尔登湖》表达了一个浪漫主义者对于现代文明与主流思想的唾弃,对美国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物质主义、拜金主义的全面否定。他建议人类只有返璞归真回归自然才能从中发现生命的真谛和生活的意义。他的思想是维护人的尊严的一股清新健康的力量。在这样一本带有宗教性质的书中,梭罗让人找回了丢失的耐心,重返精神的家园。在我们这个嘈杂的时代,我们有必要让自己的心灵多一份平静,有必要使自己在精神上有个皈依,找回那个曾经迷失在物质世界里的灵魂。正如梭罗在《瓦尔登湖》结语部分指出的:“一个人若能自信地向他梦想的方向行进,努力经营他所向往的生活,他是可以获得通常还意想不到的成功的。他将要越过一条看不见的界线,他将要把一些事物抛在后面;新的、更广大的、更自由的规律将要开始围绕着他,并且在他的内心里建立起来;或者旧有的规律将要扩大,并在更自由的意义里得到有利于他的新解释,他将要拿着许可证,生活在事物的更高级的秩序中。他自己的生活越简单,宇宙的规律也就越显得简单,寂寞将不成其为寂寞,贫困将不成其为贫困,软弱将不成其为软弱。如果你造了空中楼阁,你的劳苦并不是白费的,楼阁应该造在空中,就是要把基础放到它们的下面去。”[2]298 梭罗为处于十字路口的人类指明了方向,将人生的航标指向了人的内心深处,去追求与物质无关的更加高尚的精神。

梭罗在《瓦尔登湖》中,不仅对人类社会进行道德上的批判,同时又用超验主义的乐观态度给人以希望。“梭罗在《瓦尔登湖》中描绘新英格兰乡村所蕴涵的力量,或爱默生讲演中强大的力量和不可抑制的乐观主义,直至今天仍在激发人的灵感。因此,当我们的自由和平等受到威胁,或当精神价值淹没在机械论和以消费为本位的文化之中时,新一代读者们发现了梭罗的《公民不服从》(Civil Disobedience)和爱默生的《论自然》的意义”[12]。正像池田大作所说的人的外在的生活环境之所以出现生态危机,根本原因是在于人的内在环境出现了问题,是人类无穷无尽的欲望和需要所致。“破坏自然当然是可怕的,但更为可怕的是人们精神的颓废”[13]。“外部地球的沙漠化与人类生命的精神的沙漠化是分不开的”[14]。这一点和梭罗在《瓦尔登湖》主旨不谋而合。梭罗作为“美国文学史上第一个自然阐释者和第一个环境主义圣徒”,他倡导“在荒野中保存世界”的思想,对当今世界的环境主义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梭罗倡导生活简单哲学的同时,更注重人类精神生态的诗意建构,号召人们“勘探自己心灵的更高纬度”,去努力“寻找自己内心的新大陆和新世界”,以人类精神生态的诗意建构对抗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

四 结语

梭罗是一位召唤未来跑在时代前头的作家,他的意义是指向未来的,正如戴·赫·劳伦斯曾谈到,“艺术的职责,是揭示在一个生气洋溢的时刻,人与周围世界的关系。由于人类总是在种种旧关系的罗网里挣扎,所以艺术总是跑在‘时代’前头,而‘时代’本身总是远远落在这生气洋溢的时刻后面”[15]。梭罗的思想无疑远远超越了他所生活的时代,自 20 世纪下半叶以来,当生态批评渐趋成为一种潮流之际,人们又重新发现了 150 年之前的梭罗及其曾经表达过的深刻的生态思想。正如《瓦尔登湖》最后一句话所警示我们的:“可是尽管时间流逝,而黎明始终不来的那个明天,它具备着这样的特性。使我们失去视觉的一种光明,对于我们是黑暗。只有那样的一天的天亮了,我们才睁开眼睛醒过来。天亮的日子更多呢。太阳不过是一个晓星。”[2]307 人类有责任反思自己的反生态行为所造成的破坏,人类更应肩负起生态责任,去迎接更多天亮的日子,因为在人类迈向生态未来的漫漫征途上,“太阳不过

是一个晓星。”

[参考文献]

[1] Lawrence Buell. The Environmental Imagination: Thoreau, Nature Writing, and the Formation of American Culture[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370-394.

[2] [美]H D 梭罗. 瓦尔登湖[M]. 徐迟,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

[3] [美]斯蒂芬·哈恩. 梭罗[M]. 王艳芳,译. 北京:中华书局,2002:3.

[4] 王 诺. 欧美生态文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07.

[5] Lawrence Buell. The Environmental Imagination: Thoreau, Nature Writing, and the Formation of American Culture[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126-132.

[6] Jonathan Bate. The Song of the Earth[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

[7] Thoreau. Natural History of Massachusetts[M]//Henry David Thoreau:Collected Essays and Poems. selected by Elizabeth Hall Witherell Literary Class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Inc. ,New York, N. Y. ,2001:22.

[8] Lewis RW B. The American Adam: Innocence, Tragedy and Traditio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5:20.

[9] Leo Marx. The Machine in the Garden: Technology and the Pastoral Ideal in America[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242-250.

[10] [英]雅各布斯. 精神分析之父——弗洛伊德[M]. 于而彦,译. 上海:学林出版社,2007:149.

[11] 程 虹. 寻归荒野[M]. 北京:三联书店,2001:119.

[12] [美]史蒂夫·威尔肯斯,[美]阿兰·G·帕杰特. 基督教与西方思想:卷 2[M]. 刘平,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4.

[13] [日]池田大作,[意]奥锐里欧·贝恰. 二十一世纪的警钟[M]. 卞立强,译. 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8.

[14] [日]池田大作. 池田大作集——环境问题指南[M]. 苗月,译. 何劲松,编选. 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

[15] [英]戴维·洛奇. 二十世纪文学评论(上册)[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234.

Poetic Dwelling and Spiritual Watching: On reviewing About the Ecological Thoughts of Walden Writing by Thoreau

ZHANG Yan, SUN Li-yan

(*Xuchang University*, *Xuchang* 461000, *China*)

Abstract: Henry David Thoreau was a famous American transcendentalism writer and nature preservation thinker of the 19th century. In his classic work Walden, Thoreau had vividly recorded his self-sufficient life of living alone, part work and part study and thinking on the shore of Lake Walden for more than two years. In this great and deep literature work, Thoreau put forward the important philosophical thoughts of simple material but rich spirit. Thoreau described the mythology of Walden aiming at ecological re-flecting and criticizing on the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with representative of the train and the railroad, and proposed the ecological ideals of inhabiting poetically and returning to spirital home by the chance of the philosophy heading for the wilderness.

Key words: Walden; Henry David Thoreau; the philosophy of Simpleness; ecological criticism